

桑椹和桑田

文 / 马俊江



小时候，邻家有棵桑树，每到桑椹成熟，树上便满是小孩子，个个儿吃得满嘴满脸满手的蓝紫。鲁迅追忆当年的百草园，也还念念不忘“紫红的桑椹”。

可是，古人很少吃桑椹。宋人文同有诗：“满地紫桑椹，树枝黄栗留。”那么好吃的桑椹，居然让它落一地，爱吃桑椹的人恐怕要惊呼暴殄天物了。可是，唐人虚中看着满院子落下的桑椹，不但不觉着可惜，反而还埋怨它弄脏了庭院：“黍苗侵野径，桑椹污闲庭。”

也不是说完全不吃，但古人很少把桑椹当水果直接吃。金元时期的《务本新书》里说，可以把桑椹和红枣捣碎拌馅，做烤饼，还说不但甜，而且有益健康。但古书记载的最常见吃法是干椹。《齐民要术》里说，桑椹成熟时，可以采摘，晒干，荒年粮食少，可以当饭吃。新鲜的桑椹不吃，要晒干，而且还是荒年才吃。既然谈到荒年，可以看看明太子朱橚的《救荒本草》。书里说到桑椹，还说“采桑椹熟者食之”。看

来，古人也是知道新鲜桑椹可以吃，而且，“桑之精英，尽在于椹”。可是，朱橚写救荒的可食之物，一般都会说说味道，但却并未赞美桑椹的甘甜，只是接着说如何做成干粮贮存：“熬成膏，摊于桑叶上，晒干，捣做饼收藏。或直取椹子晒干，可藏经年”。

徐光启《明政全书》全文收录了《救荒本草》，而且，在朱橚所写条目之后，经常加个附注：“尝过”，并说说自己吃过后的心得，但对于桑椹，徐光启没有附注，只是在讲栽植技术的部分，徐光启把桑椹列在了“果部”。这倒不是徐光启的发明，宋代的《太平预览》“果部”里已经有“椹”。但桑椹作为水果，终究有些特殊：不管是《明政全书》，还是《太平预览》，讲桑椹的故事，大多依然是救荒的粮食，而非鲜美的水果。如《太平预览》摘录《后汉书》：“献帝时，三辅大饥。九月，桑复生椹，人得以食”。

徐光启应该是爱食桑椹的，虽然他主要强调其救荒之用。在《明政全

书》里，他赞美桑椹“虽世之珍异果实，未可比之”。桑椹美味，为什么人们平时不吃呢？徐光启解释道：“桑生椹者，叶小而薄。故蚕桑之家，不得有椹”。

徐光启的解释是对的，对古人来讲，桑树首先是一棵叶子树，而非果树。《说文解字》对桑树的解释是：“蚕所食叶木。”桑树，首先是蚕吃叶子的树，而不是人吃水果的树。古人也采桑椹，采来要洗干净，但不是为了吃，而是种在田里。现在称农业，古人称农桑：“农”种粮，人有食；“桑”种椹，人有衣。种下的桑椹发芽了，就是碧绿的桑田。现在词典解释桑田，说是农田，说沧海桑田就是变迁，而最初的桑田就是一畦畦的桑苗。中华第一书《尚书》有《禹贡》，说大禹治水之后，洪水退去，“桑土既蚕”，就是说，土地可以种桑养蚕了。沧海桑田，不仅是个抽象的成语，而是我们最初的历史。历史中，桑苗生桑田，一片好颜色，生机勃勃。■